



【文化杂谈】

几度沧桑感旧京

□肖复兴

为写老北京，这次来美国的一个很大的目的，是到图书馆查询旧书，梳理一下历史往来的变迁之头绪。陆续借回很多旧书，看到自晚清以来，旧时文人关注老北京的很多，著述关于旧京景物以及民风民俗的各类杂书很多，其数目，其热情，其严谨，都可以说远远超过今日。这些书钩沉历史，收集典籍，网罗新闻，实地考察，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对于研究考察北京历史以及民风民俗来说，成为迈不过的一道门槛。如今出版的关于老北京的书籍，很多都是这一脉的延续，所引用的材料，莫不出其左右。

1930年出版的《燕都丛考》，是我的案头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陈宗蕃先生。对于他的经历，我不熟悉，遍查各种渠道，未能查出更多的资料，只知道他是福建人，清光绪时最后一科进士，早年丧父丧母，生活颠簸，后留学日本，回国在新旧几朝政府部门任职，北京和平解放之后，在中央文史馆工作，直至1954年75岁时去世。看《燕都丛考》一书中介绍米粮库胡同时的附注，写他1923年在米粮库胡同买下十余亩地，建造成亭台楼阁花木繁盛的淑园，彼时大概是他生平鼎盛之际。《燕都丛考》一书就是他在淑园里积十年之功滴水石穿写成的。有意思的是，《燕都丛考》写成之后，他将淑园出卖，卖给了画家陈半丁。算是一得一失的平衡吧。

看来，富裕的生活并不都可以消磨意志，而是因人而异。这本书分为三编，分别为旧京沿革、城池官阙苑囿坛庙以及内外城街巷。在我读来，觉得是清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的延续，却远远超出其内容与规制。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之沿革与变迁，所引用的材料之丰富与翔实，不仅超出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，也是后来者所少有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，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，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，都不能不读这本书。可以说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二选。

《燕都丛考》出版的时候，有很多当时的名家为之写序和题诗，给予了由衷的赞叹和支持。这或许是当时出书借以造势宣传的一种风气。不过，这本书是当得起这种声势与荣誉的。其中首序是前辈学人林志钧先生（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之父）所写，这篇序言写得极好，超出一般序美言之旧格与陈词，充满对北京城的感情，讲述了当时北京城的现状。可惜，解放之后《燕都丛考》

再版时没有了这则序。他称赞并预言：“是书义例严整，取材之广博而审密，其为可传之作无疑。”林先生的预言，在他写序之后近九十年的历史中得到了验证。

陈宗蕃的自序中说：“予居京师前后几十年，见夫朝市之一盛一衰，与夫达官贵人之倏得倏丧，未尝不泫然流涕也。夫下泉之什，徒形寤叹，黍离之作，只写心忧，不有述者，后将悉誌，是用排比前书，网罗近事，续春明之旧梦，补日下之琐闻。”可见他撰写《燕都丛考》一书时面对时局的动荡和旧城的变迁充满情感，否则，不会泫然而流涕。

最后一句，自然是他的自谦和志趣、志向。他在此书的自题诗中写下同样的意思：“鉅订续残篇，补苴望群力。”前辈学人王蝉斋曾为《燕都丛考》题写旧诗多首，其中有一首：“旧京景物费搜寻，豪笔频年苦用心，记载分明类门别，一编杂记续藤阴。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，这本书所包含的新鲜内容、考证的众多材料，远超越了《春明梦余录》《日下旧闻考》《藤阴杂记》。

《燕都丛考》，与之前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、之后的《北京胡同志》一类的书相比，很多地方，不囿于街巷之地理的局限，而点缀有作者实际感情与感慨的抒发，让文字摇曳多姿，穿插书页之间，使得其比同类地方志图书多了一些情趣与文采。比如，他说：“太庙中多炭鹤，社坛中多蛇。”“天坛多益母草，此皆地秀所钟。”再比如，他说：“庙社中官鸦满树，每日晨飞出城求食，薄暮始返，结阵如云，不下千万，都人呼为寒鸦，往往民家学塾以为散学之候。”这些炭鹤、蛇、益母草和官鸦，在这样枯燥的书中出现，一下子显得灵动许多，让书多了些灵性，是很难得的，也是少见的。

对于《燕都丛考》，王蝉斋还有另一首题诗：“几度沧桑感旧京，街衢官苑总关情。吾家本有陈惊座，大著编成四座惊。”这样的赞许，应该说符合实际。“几度沧桑感旧京，街衢官苑总关情。”没有这样一份感情和十年的坚持，不会有这样沉甸甸的一本大书。这和一些下笔千言、倚马可待的写作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最近我也读过一本2007年最新出版的《北京胡同志》，无论从史还是从今的角度，无论从内容的涵盖和书写的文采，都远赶不上《燕都丛考》。这本书是由政府部门集众多人手编写，对比《燕都丛考》只是出自陈宗蕃先生一人一手，实在让人感叹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反求诸己

□陈连祯

佛家讲修行，其实最大的修行道场就在家庭里。星云大师说过，修行，好事，很多人闭关修行，在山上修行，都修得很好；但是回到家后，一切都破功了。因为在外修行或工作，你对于不喜欢的人，可以视而不见，不跟他来往，在家里你却不能不与家人有些互动。因此，在家里要看重“反求诸己”的功夫，也就是分寸的拿捏到位。

父子之间，如有冲突，也要“反求诸己”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小杖则受，重杖则走。父亲有时心情不好而大闹情绪，打人下手很重，你不赶快逃走不行，否则会被打成重伤，更不能被打死。所以说要识大体，赶快逃离现场，以免陷父母于不义。但是过了一阵子还是要回家，向父亲道歉认错。

人性是趋吉避凶，也就是自求多福的意思。《易经》上只有吉人凶人之分。只要懂得趋吉避凶，你就是吉人；凡事要反求诸己，知所趋避，才不会发生意外伤害事件。出了事，与你平时做很多善事根本无关！如果你走路一直低头看手机，或酒后还坚持开车而发生车祸，这就是不知道反求诸己、不会趋吉的凶人，不能错怪别人。

反求诸己，做人就不会把人逼到死角，逼到让对方回不来了；这就是要回护人性，给人一条退路，千万不要逼人到死角里去。有个真实故事：一位妈妈认真教育孩子，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台大，大家都称赞母亲教得好。孩子长大，到了青春期，从人性上说，好男孩喜欢坏女孩，坏女孩也喜欢好男孩。这孩子交个女朋友谈起恋爱，母亲知道后很生气，于是禁止他们继续来往，但是男生很喜欢这女生，只好阳奉阴违，偷偷交往。后来，母亲发现他们仍然暗中约会，盛怒之下，要孩子必须给个交代，“你是要她呢？还是要我这个妈妈？”

自古以来，人性都是务实的。孩子选择了女朋友，那正是人性。因为选择了女朋友，妈妈还在啊；而选择了妈妈，女友就跑掉了。毕竟人都是理性、自利的。这位母亲因而终日气愤非常，儿子事后也感觉很难过，不断自责，谴责自己怎么会这样呢，于是非常瞧不自己，终于自暴自弃。我们检讨这一风波，错在谁呢？当然是妈妈！妈妈对自己既然没有十分把握，又何必

逼他人到死角作一选择？这位妈妈不懂得反求诸己，偏要试探人性，不通人情之理，又不通人性，竟把孩子逼到死角，没有回头的余地，就是没有懂得趋吉避凶的智慧。问题出在昧于了解人心，你就无法知所进退。

现代父母亲最爱孩子了，三千宠爱集于一身，祖父母见孙子更是疼爱有加。我们常看到长辈要儿孙当众表态，到底爱爸爸还是爱妈妈？祖父母也喜欢玩这套戏码，可怜的儿孙无所适从，迟迟难以作答。可能是用进废退的关系，现在孩子大多回答“都爱”，让有心的长者一时难掩落寞，却回避了比较高下的尴尬。母子如此，夫妻也有分别心。一位太太问丈夫，你说是野花香，还是家花香？老公心想老婆在套他，于是果断而大声地说，家花香！未料立即被打了一个巴掌。老公不解，问妻子：我说错了吗？老婆骂了一声后说道：“你没有找过野花，怎么知道家花香？”妻子未见反求诸己，偏又要试探人性。尔后的夫妻互动，先生从此知所进退，懂得如何趋吉避凶了。

西汉陆贾洞悉人性，深知亲子互动之道。刘邦死后，其子刘盈即位汉惠帝，因为他的个性柔弱，于是母亲吕雉掌握实际朝政，要封诸吕为王。陆贾知道形势比人强，根本无法力争，就推说有病，辞官回家，在陕西定居下来。陆贾有五个儿子，他把出使南越受赠的珠宝变卖现金千金，平分给儿子，每位各得二百金，要求他们努力从事生产。他不时驾着马车，带着十个能歌舞、鼓琴弹瑟的随从奴婢，还身佩价值百金的宝剑四处出游。他告诉儿子：“我跟你们约定，我到你们家时，你们要供应我的人马酒食，让我感到满意；最多停留十天就离开再换一家。日后我死在哪一家，这些奴仆、车马、宝剑就归这家所有。我还要到其他地方作客，所以一年下来，到你们家里作客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，以免常来，你们也会感到厌烦。”

陆贾洞悉人性的隐微，反求诸己，分寸拿捏到位。生前做好财产公平分配，孩子没有后顾之忧，然后才要求让孩子轮流照顾。此外又清清楚楚地预立遗嘱，避免了日后的儿女纷争，也彻底解决了个人的养老问题，真是父亲自处的典范。